

本书是杨义先生近二十年来关于国学和文化的短文、答问和讲演。

“大国学学术风范”为首辑，是全书的头脑，讲的是一个现代大国如何把握国学的方向、流程，及胸襟、魄力。“游弋于海”一辑居其次，对中国国学的源头水域进行巡阅，这是深入国学研究的根本，由汉到清，绵延不绝，所辑包括汉、唐、宋、清，可窥豹一斑。再到“现代大国学”这属于丹田之气的一辑，已是气脉打通，因而再来“精神谱系学”一辑，就进入文化血脉源流的考究了。“治学路径”一辑殿后，自省是如何进入国学天地的，其中尤为强调“眼学、耳学、手学、脚学、心学”五学并用，探讨了国学与自我的个性化问题。

这二十年是作者的学术大跨度转移的时期，在古今贯通，探究叙事学、诗学的基础上，兼及少数民族文学，并落脚于诸子学。因此作者涉及的国学，是投入现代创新意识的，是“中学”，却又是“新学”。

变质的俗语(1)

刘锴

在中国民间，有很多俗语在使用过程，被传得失了原来的“面目”，久之，其语义发生了“逆转”，原意反倒无人知晓了。

“无毒不丈夫”。原语为“量小非君子，无度不丈夫”。“度”指度量、气度，意为没有宽容度量的人算不上堂堂君子。不过，传来传去竟然传成了“无毒不丈夫”这就与原义大相径庭了。

“三个臭皮匠，顶过诸葛亮”。原语为“三个臭裨将，顶个诸葛亮”。“裨将”指古代军中的副将，意为三个副将的智慧合在一起，也能赶上一个诸葛亮。传成“臭皮匠”之后，就有点匪夷所思了：做皮子的匠人与诸葛亮有何关联？百十个皮匠也未必能赶上一个诸葛亮。实际上，“皮匠”乃“裨将”的谐音。

“狗屁不通”。这也是一个以讹传讹的先例，原词为“狗皮不通”。狗皮没有汗腺，所以天热时，狗只能通过伸长舌头来散热。传成“狗屁不通”，就无法解释了：屁，也有通与不通吗？

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”。此俗语应发端于南方地区，当地把鞋子称为“孩子”，所以此语原义为“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”。如果真拿孩子去做诱饵引狼上钩，那绝对是一桩蠢到家的赔本买卖了！

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。古礼认为女子出嫁后，不论丈夫性格如何，都要顺从，恪守妇道。其原语为“嫁乞随乞，嫁叟随叟”——嫁个乞丐就跟乞丐，嫁个老头就和老头生活，与鸡狗毫无关系。

“王八蛋”。这是一句骂人的话，其原语为“忘八端”。“八端”指的是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。古代的“八端”指的是做人准则和根本，告诫人们不要忘了“八端”，结果现在却被传成了“王八蛋”——乌龟蛋。与原义相去甚远了。

“不见棺材不落泪”。原语为“不见亲棺不落泪”，意为见到亲人的棺材就落泪。如果见到棺材就落泪，就让人莫名其妙了。

为什么是墨脱

小朱飞鸟

中，至今仍有一个既不通公路也不通邮的地方。这里的门巴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人力背夫是这里主要的运输方式，石锅和乌木筷是运出大山的唯一商品。这里是藏东南最为偏远的边境县，毗邻印度，被称为“高原孤岛”，但丰富的自然资源却足以养活西藏一半以上的人口。

为什么是墨脱？“墨脱”一词在藏文中是花的意思，意为“隐秘的莲花”。在佛教的观念里，莲花是吉祥的象征。据传九世纪时莲花生大师到了墨脱，发现此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，有圣地之象，遂在此修行弘法，并取名“白玛岗”。经典藏经《甘珠尔》记载称“佛之净土白玛岗，圣地之中最殊胜”。

作为风光猎奇和秘境探险，墨脱具有天然的优势。通往墨脱的路不仅仅是一次自由旅行或生存挑战，在更多人眼里它还是一场信仰的苦修。但这些还不够，不足以吸引我不远万里前往寻访。直到我看到《莲花》，在苏内河去世已将近年的时候，纪善生历尽艰险，跋山涉水进入墨脱去看望她。小说是虚构的，但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困惑与忧伤。

时至今日，上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将成为往事。2009年，波墨公路重新开工，试图在嘎隆拉雪山钻一条隧道。修建途中多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，延误工期。5年过去了，最新的消息是嘎隆拉雪山隧道已贯通，不再受季节影响，基本实现全年不定时通车。进入墨脱不再是一件艰难的壮举，就像去珠峰大本营和阿里一般，虽然艰苦，但并不难到达。徒步墨脱将渐

渐沦为一张古老的黑白照片。但所有走过墨脱的人都知道，真正的墨脱不在县城，全在那几天的徒步路上。我们要寻找和追求的，也都在去往墨脱的路上。

2007年至今，我走过许多与世隔绝的徒步路线，登顶过6千米级的雪山，也曾走出国门徒步。可每当回顾自己的旅行经历，墨脱总是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。她不是最美的所在，也并非最难的路线；她难以亲近，不易到达，却又从不拒人千里之外。驴友独闯墨脱屡有所闻，但每年总能听闻有人在墨脱路上死去。她任性率真，喜怒不定。

今年4月份，我为了攀登7206米的宁金抗沙峰，时隔6年再次进藏。不想严重高原反应，未到C1营地便不得不提前下撤。我告别队友，独自下山，背着沉重的登山大包，行走在江孜和浪卡子之间的公路上。身周崇山峻岭，大雪纷飞，全无人烟，茫茫天地之间只有我一个人。回到拉萨静养，阳光凛冽，窗台上的花开得正艳。北京中路依旧杂乱无章，车辆乱停乱放，三轮车、面容黝黑的藏民和穿着鲜艳的游客自由散漫地穿行在街道上。我一个人坐在书吧的木椅子上，沉浸在慵懒的音乐中，三轮车刺耳的铃铛声时常惊醒我。6年过去了，拉萨似乎一点都没变。拉萨不变，墨脱呢？

“心里总有个梦想，像英雄一样走过这个世界。”回忆墨脱的时候，听到的刚好是许巍的歌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，歌词也恰到好处。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安排的周末，最适合待在家里，好好整理那些远去的青春。泡一杯酥油茶，点一支藏香，慢慢回到墨脱。



青海牛心山风光 王国强 摄影

超化镇九里山庄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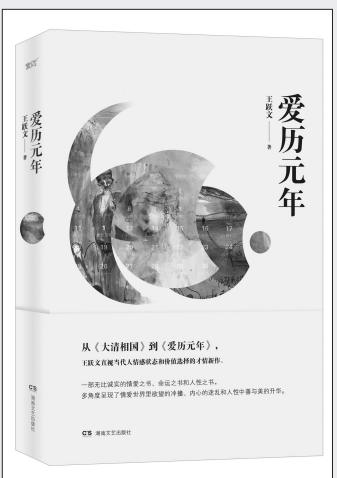
钱国安

洪荒之初，天翻地覆，天赐旺地，新密九里山也。至栗林，东行二三里，莲花峰、莲花池、太子岩错落排列。此九里山之胜景也。然九里山胜景之胜，何也？九里山庄也。

予观夫，九里山庄之景在于九里山之巅也。进山庄之门约百米，左侧鸡鸣之声贯耳，右侧野猪之趣入目，又有矫健雄鹰凌空。过凉亭，转山凹，至西岭，拾级而上数百级台阶者，即峻岭之亭也。仰望山巅，立壁千仞，石垒阵阵。不畏艰险者，攀至山顶小庙，放眼远望，东则大隗晴岚，岚后挺立；西则崆峒比邻，白沙相依；南则重峦叠嶂，大鸡透迤；北则绥清两岸，尽收眼底。看千沟万壑，农田片片，村庄点点，一望无际。又有老潭窝、龙潭、九龙庙波光粼粼，水平如镜，如珍珠般明净也。

九里山庄之景，又在四季之景美哉。春来则芳草青青，新绿满山。夏至则青山环抱，郁郁葱葱。秋到又碧空如洗，层林尽染。尤其冬日者，虽万物静寂，然霜雪皆白，炊烟袅袅，更显温馨也。早晚之景更比四季之景不同。日出之时，霞光流彩，薄雾迷迷，百鸟争鸣，宛如神仙之景。月上梢头，远山巍峨，若隐若现，倦鸟归巢，

连载



身边来了。

沱江里有放河灯的一条暗红的火龙游在水面上。

喜子问：“湘安，你知道放河灯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谢湘安摇摇头，说：“我还真不知道。我是在工厂里长大的，那里面没有民俗。”

喜子忍不住笑，说：“游客无

是音乐人吗？”

侍者笑笑，用很浓重的湘西土话说：“他是个卵音乐人！他只读过几年小学，一直在外面打流，这几年才回来开酒吧。”

喜子听了，不由得回过头，透过窗格子，望望里面唱歌的人。一个瘦瘦小小的男人，二十几岁年纪，理着短短的平头。他闭着眼睛弹吉他，身子一摇一摆地唱歌。又望望酒吧里坐着的人，也都闭着眼睛听歌，酒杯在手里慢慢地晃。

喜子回头望着谢湘安，轻轻地说：“湘西这鬼地方，尽是这些古怪人。你说沈从文先生，他才读过几年书？你明天去熊希龄故居看看，他也是小小的个子！”

谢湘安喝了一杯酒，嘿嘿地笑，说：“难怪我说自己蠢呢，原来是个子长得太高了！”

“你别骄傲行不？你的学问谁不知道呀？”喜子拍拍身边的位置，“坐这边来吧！看你又要抬头看天，又要回头看河，很忙的样子。”

“我喜欢面对面看你呢！”谢湘安说着调皮话，人却坐到喜子



小小歌唱家

张健莹

在汉画中，对人物的描绘往往都是侧面的，线条极为简练，表现极为丰富，像对弈的人，斗鸡的人，骑马射箭狩猎的人，一个侧面，能表现出人物的表情、神态、动态，甚至表现出情节来。侧面表现人物成了汉画的重要手段。后来乃至现代，皮影戏中还沿用这种手法，看看皮影的那些人，一律的侧面形象，像看到了汉画一样。

汉俑就不同了，必须正面表现，汉俑从站立的俑到分开手脚的俑，再到有动作的俑，加上衣物加上手中的兵器、工具，汉俑就逐渐丰富逐渐生动起来。特别是侏儒俑出现，面部夸张、大腹便便的形象便独领风骚了。

汉动物俑也像人物俑一样，大多是正面捏塑，整体的形象得到直接的表现。像汉代卧狗、孵蛋的母鸡、打鸣的公鸡，羊和马，虽然对于头部有更详尽的刻画，摆放起来还是多用侧面，好像这样才能看清动物的整体，头是头，身是身，尾是尾的。

这只陶鸡则不同，一定要正面摆放才有意思。这只鸡，头昂着，胸挺着，嘴张着，双翅张开，站钉子步，多像一个歌唱家。它唱着什么？汉代的又是民间的鸡自然要唱汉乐府了，看它这种情绪，说不定是在唱《上邪》，上邪，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……显然是表达爱情的歌，一连举出山川崩塌天地毁灭来发誓与爱人永不分开，火一样的热情奔涌起来，把爱情演绎得如火如荼淋漓尽致。

这是只小小的陶鸡，不足8厘米高，就称它小小歌唱家吧。

学习

阎泽川

“学”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，西周金文便写作学，上半部像两手摆弄算筹，下半部像房子，房子里面是童子。《礼记·内则》说：“六年教之数与方名”，就是说，儿童到了六岁，便开始教他计算和方位名称。这与学的字形十分吻合。

“习”字商代甲骨文作学，上半部的羽表示鸟的两只翅膀，下半部表示日光。鸟在日光中飞翔，两只翅膀不断反复地扇动，所以，“习”又引申为“重复”。《说文》“习，数飞也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春秋末年，圣人孔子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！”反映了“学”和“习”结合的趋势。“学”和“习”正式合为一个固定词组，则是战国时代的事，最初见于《礼记·月令》的“鹰乃学习”。

两个人望着夜空，各自想着心事。谢湘安觉得脖子发酸了，才把目光从天上收下来。他看见喜子也没有看星星了，她正望着眼前的河水。

夜色凉凉地照下来，她的脸色白得像冰，又映着若有若无的微红。

这微红是从河那边吊脚楼的灯笼里飘来的。那些灯笼似乎并不照人，而是散出阵阵迷雾，浮游在夜气里。

喜子微微叹息一声，回过神来望望谢湘安，心想：这地方应该是谢湘安同熊芸来的。

谢湘安给自己倒了酒，说：“朱馆长，我自酌自饮，你的酒没动呢！”

喜子笑笑，说：“你刚才抬头望天的时候，我偷偷喝掉两杯了。”

谢湘安望望酒瓶，相信了，说：“朱馆长原来是能喝酒的！来，干一杯吧。”

干了杯，喜子说：“我不会喝酒，今天破例了。”

喜子慢慢喝着酒，听酒吧里的人唱着一首陌生的歌。喜子对

流行歌曲很熟悉，儿子亦亦是个音乐发烧友，他在家时经常把音响开得老大，吵得上上下的邻居来拍门。好在后来流行了随身听，亦亦便耳机不离身，走到哪里都是摇头晃脑的。

她看不惯儿子这个样子，但说了也是白说。亦亦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的。有一天，孙离朝亦亦亦发火，儿子冲着他喊道：“老孙头，你凭什么教训我？你去学校问问我的成绩！我才不会考你的麻省理工学院呢！”

孙离被呛得面红耳赤，扬起的巴掌打不下去。

“湘安，你听过这首歌吗？舒緩，忧伤，又好像一团火。”喜子的神色怔怔的。

谢湘安听了听，说：“我真不熟悉呢。”

这时，侍者过来倒茶，喜子问：“唱歌的是客人，还是你们的歌手？”

侍者说：“我们酒吧的老板，歌是他自己写的，词和曲子都是他自己的。客人不唱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唱。”

喜子又问：“你们老板？他

着，说：“你的手好凉啊。冷吗？”

喜子索性挽着他的臂膀，说：“不冷。你的手热热的，到底是年轻人。”

谢湘安把喜子的手夹得紧紧的，说：“又说这话了！你別老是说年轻人人老年人，你別年轻！”

走到一棵大树下，谢湘安停下脚步，立在喜子的面前，双手轻轻搭在她的肩上。喜子闭着眼睛，脸微微仰起来。谢湘安的手忍不住抖了一下，紧紧地抱着喜子亲吻。

谢湘安吻得气喘，说：“我想马上回力气去！”

喜子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她糊里糊涂地想，不能，怎么能这样？我是发疯了？她想喊谢湘安放开她，可她整个身子却像被吸附在谢湘安身上。

“我们往回走吧。”谢湘安轻轻地说。

喜子停下来，踮起脚尖附在他耳边说：“我们是在往回走，兜了一个圈子，马上就到了。”